

...discussed the new cross action, citing Jacques
Hod Gross representative in Jerusalem, as the source
U.S. representative on the Council, Benjamin Gerig, who
said his Government's great concern is that Jerusalem be saved from furth
ed.

Meanwhile, the Political Committee of the UN special General Assembly con-

At the request of the
of "current" authentic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signature or name.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signature or na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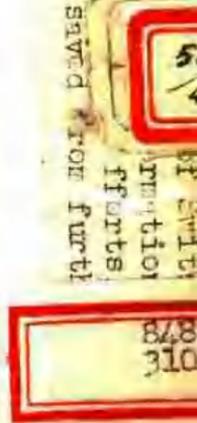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signature or name.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signature or name.

午夜草

江蕪



午
夜
草
社
雜

目次

題記 【一】

一

生 殖 【二】

變 【五】

窗 【六】

康 健 【九】

生 命 【一〇】

青 天 【一二】

病 草 二 章 【一三】

離 激 草 【一五】

寄 遠 【一七】

東行寄韻……………【一九】

曲江散記……………【二七】

夜航錄……………【三一】

三

凌若冰……………【一五】

一日自胡炳燮者……………【四一】

一個「矛盾」的人……………【四五】

胡唐生……………【五〇】

毛俊雲……………【五九】

題記

感謝生活賜給我份意外的幸運，使我這本留在香島的稿冊不會在魔火里毀滅。我尤其永遠感激這樣愛我的朋友，不怕艱險，如此珍視它，把它打從魔窟里經過安全地帶到我身邊來。我敢這樣說：只有這個理由使我不怕拙劣有勇氣把它輯好付梓。

這本稿冊大都是在流亡滇南時寫成的。應該多謝當時幾位負責副刊編輯的朋友督促和鼓勵，使我的習作比較多產一點，以後我寫得非常少，一部分是我從越南跨過香島回返粵北時寫成，都是羣島上這位朋友替我剪在一起貼在稿冊上。積存起來厚厚的倒有幾十萬字，其中一部分是詩，始終我還缺少了勇氣要它成書，「除了『薔薇集』一篇散文上引過『城』的斷章」現在刪存下來只剩得十六篇了，還不到三萬字，分量雖然少，但是只爲此感謝我這位朋友的好意，應該感到滿足了。實在我應該好好調節自己的時光，鼓起勇氣再寫出多些文章來，才能對得起朋友一番盛意。不過，生活的日子不容自己安排，我沒有話好說。

現在我分成三輯，約畧可以見到我創作或感情的道路。第一輯九篇短短的散文，是當時感情行腳的印記，雖然那麼煩瑣與沈鬱，却是忠實於自己，而且相信不是不健康的。第二輯的二篇可以紀念浮浪的行旅，少不免有點兒感傷，但是透露着的喜悅却是透明的。第三輯除了「凌若水」和「一個羊癩病患者」二篇還保有濃重的散文氣息外，其餘三篇我的筆觸已經朝向人物的諷刺方

面了。因為我不想它們去冒充小說，讓它們留下來也好表示一下我底傾向。

集子的名字本來是一篇佚失的散文的題名。其中一節是「午夜」，一節是「血」。現在我只記得好像這樣說過：「午夜是一個預言，黎明的預言」。我就這樣取着這個意思做集名，以寄個人一點渺小的希望，同時是紀念這篇佚失的文章，因為當時它的寫成正在我十分委屈的工作環境中，是我鎮靜和沈默的抗議。

在午夜的時候，這是一個寂靜得十分深沈的時刻，我當澈夜不眠，張大這雙充滿了血絲的眼睛，向着那黑暗的天穹發楞。有時我提起一管筆安慰着自己，鎮壓自己的焦躁和彷徨。我拚命的寫，好像筆尖濕的是血，我才輕鬆些。舒一口氣，望望窗外，一顆皓明星約隱約現的耀燭着。我彷彿受了啓示；午夜的氣息，黑暗與煩躁是一個預言，黎明終會來到。

現在我轉好這個集子，從忙迫的時光中偷半夕的閒暇來寫題記，已經到午夜了。我是給一隻不可知的手重又安排在一個盤地中生活。這里四圍都是蒼蒼的山，長滿了蔓草的城堞正在拆卸。那些可以收穫幾造的禾田，白日里在肅殺的秋風下謊說着春天。我喜愛這樣一個豐沃的盤地。我住的地方四周都遍植高松、樟樹、按樹和冬青。我想在這林蘆山好好打發這些多難的日子。我要安定自己，重新把凌亂的情感，荒誕的想望，調整一下，如遠方一位朋友所忠告我的。我已經漸漸學習能夠減少午夜的不安了，雖然外界的松濤聲夾着秋虫的嗚叫，潮汐一樣的湧到我孤寂的房子里，搖撼着我，顫動着我昏黯的油燈……

我始終依賴着午夜底預言。

江離 記於卅一年十月八夕

生 疏

長久生活在狹隘的籠子裏，人們以無知、猜忌、欺瞞、懷疑來充塞着每一個日子。因此親近的更易於生疏，遠離。其始是一點點很小很小的誤會，漸漸築成隔閡的壁壘，形成了人生悲劇的大舞台。於是地球上才永遠彌留着愁苦的烟燼嗎。

會讀過來布尼子一句話：單子無窗。彷彿我受了啓示似的，好似咬着生命的苦核，感到無比的悲哀而顫慄；雖或我是不曲了這位啓蒙哲人話語中的涵義，但我的顫慄是很自然的，由童蒙而至長成，我們都是靠着人家的養護而生活，對於人生的無助、寂寞、生疏，那敢輕率的相信呢。

對於一般篤信宗教的人，他們常在一種情操的癡癡中，別笑他們的愚昧，他們確有從之獲得一種幸福。在生老病死的四苦中，因為他們有所信賴，生活是可讚美的。他們相信神不是試探他，拯救他，便是超渡他了。精神無所附託，才有大愁苦。我會經看過突然連續死去的幾個流亡人，他們是年青而且和我這樣熟悉，使我感到人生無助的可悲。這些自炫聰慧而信奉科學的醫生竟束手無策，而說這是命運。

前天一個在球場上折斷了腿的年青朋友，今天昏迷的睡在醫院的病床上，抽搐着生命最后的氣息。前天他還認識我，甚至受傷後的痛苦中還感謝我的撫慰。今天却失掉知覺了。醫生以同樣

的冷漠說着命運。對於這個奄奄一息的可憐人，我能够幫助他一點什麼呢？坐在他的床緣，看他的眼皮半閉着，並不認識我了；他的眼睛失掉平日可愛的靈動，與光彩，將死了又沒有一點離別的眼淚。我感到莫大的生疏呵。

屠格涅夫因爲看見一個麻雀爲着拯救墮巢的小雛——受了母道的啓示，而感到愛的力量的偉大比死或死的恐怖還強烈，唯靠它生命得以團結而向上。

可是，愛是人生課程中一種最艱難的學得，最初想愛一個人，彷彿除了他倆的存在，友誼，事業，甚至世界都可忽視或毀滅了。這種可笑的愛，因爲地球上沒有自私自立的地點，終歸幻滅。然而，一個人的生命却因此而有擴展的機會了。

自從我們的祖先，因爲聽了女人的說話，吃了不可吃的禁果，被逐出了伊甸；我們便要流汗滿面，從長滿荆棘荊棘的地上終年辛苦才得餬口。因是我們要維持生存，乃曉得熱愛大地，大地是哺乳我們的母親，我們終愛得如此深沈，爲着盡忠於大地的「新」血乃感到光榮而愉快。

今天亞洲的沃土上因爲奮動着勇敢而光榮的血而蘇醒了。其上蒸騰着一種對於大地深沈的愛。因爲它四迸的光輝，無人不相信中華民族的堅韌和不可侮，而且是與地球永生的。

生活需要愛。認識真正的愛，廣大的愛，渺小的生命乃因擴展而偉大了。

沒有孤獨，倔強的靈魂不是禁錮在窗子裏。他們約已是如此的苛刻，但再沒有比他們獲得這樣多了。充滿着熱誠和幻想的心靈，對於這遺憾的世界，感到有什麼是最和易親近的呢？除了一個狹小的窗子，這日夕不可須臾離底靈魂的門戶。

會聽一位朋友說過，當我們在申辯的時候，讓一切溫暖，愛情，友誼……都和我們疏遠吧，但我們生命底居室不該沒有窗子。設若你享受過牢獄的冷害，當會深感它們的囑惠，從它透進這一縷光輝是可珍惜的，似有一種東西瞬間閃耀在你絕望的心上，它如是誘惑着你，祇在於一個充滿陽光的世界；因此激動而使你更缺乏這個稱爲苦難的生命嗎？

不論早裝飾華麗的窗或毫無裝飾的，它們都是一樣，它們都傾盡所有給予生命獲得的一份，從不言悔。所以我們愛窗。設有滿當的窗戶是一幅滿音的居處，當我們對面有所新遇之時，不是問，這幢房子有窗嗎？是向內的窗，還是向東，西，北的窗？而我們南方的孩子是以款南窗的薰風，和東窗吃鮮美的陽光的。

北窗常有悲風的呼嘯，淒厲而自奇寒。西窗却滿於傷感，因爲它在夏太太過熱烈。年青人愛抱許多願望。當我們在願望的季節之時，不是常說：當我們將來建造樓台的一天，

大厦朝南居，窗子或迎或背日和照風……仰我們尚未能建築之時，還要屈居在一所破蔽、漏雨的屋子中，只要還有窗戶，可以隨意開閉，幸薄猶還是在一個可以遮蔽的樓閣上，雖或百舊又不雅觀，却可以滿足我們太遠望的期望，和島嶼遠近的山嶺、村舍、山丘與雲影；或者是街景中整列的林梢，低低的長音，游弋在長街中恍惚的行人，叫喊的小販。我們會自安於這樣的一個壺中天地，而且漸習慣了一個不人快意的日子，沒有離懷。當我們再讀得有點疲倦的時候，可不是放肆的伸展這條久久待於身屈的腿，便佔到窗榻上。鬱悶時便猝然站起來，彷彿生氣這爲風半掩的窗戶，用力推開，發出一聲粗莽的聲響，才感到快意地嘆一口氣，因此感到舒暢麼？

昔日，因爲我愛明瞭的心，窩在海邊遊島上。但每句不能久住。雖說是看不慣島中的浮氣，縱然和惡德的生活，往往不，壓抑自己的暴躁，而悄然離去，好像訣別一位使自已太易生氣的朋友一樣；主要的還是易居如鴉籠，沒有窗戶。就是有，却看不見海底瀟灑，稍稍給我這浮躁的心靈以溫暖。只是煙煤迷漫的煙草單調而久色的掙扎的洋房，和擠擁其間喧鬧着的可憐底人羣。我是寧願回到自己的鄉土去。雖則長日伴我的是一個腳纏嘴封的窗子，而且正對着夏日西的驕陽。我是習慣了這點酷熱啊。極暑時節還是寂寞的居處，不會說流汗爲苦。因爲我驕傲還有自己的窗戶，和從窗戶流進的，新鮮的空氣和陽光。

窗外是鄰家的菜園。常年青翠着橄欖樹、石榴樹、菩提樹、圓眼樹、荔枝樹、和有刺的柚樹。各種菓樹都在適當的時候開花結果。我欣賞着一如主有這個園子般的愉悅。園中的二角是花園

，聆着繁多的花草，殷紅糜爛。雞冠花，和常常隨着溫柔的鳥唱飄進來自玉蘭的幽香……鳥靈的蕙蕙攀到我的窗棧上，如一隻熟情的召喚的手，我輕輕的溫着它感到快樂。一春天，紫色的花開滿窗前，裝飾着我寂寞的小窗十分美麗。

而藉着這狹小的窗戶，我有過可貴的友誼，和傾聽過愛情的足音迫近我又遠去了。這時，我會經做過許多荒夢。而黃色的夢墜下如一朵朵金色的小花，年年有開謝，在我煩惱的歲月裡……

而窗子，會經一度玷祿着我的生命，是一個瑰麗的圖案。

今天，我依然生活在一個小窗下，却遠離自己親切的鄉土了。這個陌生的土窗，我也能日漸習慣了嗎？窗外不過咫尺便是鄰家的土牆，恰歲月剝落着，露着憔悴的灰緒。這裡結着長腳蜂的窠，土磚破壤裡，棲着麻雀的家。而我深居簡出，常常面着窗子的，彷彿習着一點記憶，雖在嚴寒也感到溫暖。窗頂上還有一種不為鄰壁簷宇完全遮擋的藍天，晴朗的日子，室中沒有幽暗，這彷彿是嵌在窗邊上一條長方形的寶玉，發着透明的翡翠色，夜裏，還會出現一顆如鑽石般耀目的星星。這樣我是可以重新編織許多夢嗎？在這異鄉的土窗上。每當風雨之夕，我聽着雨浙瀝，已經消失那點使我溫暖的，滴下芭蕉葉上爽快的聲響了，我的眸子裏充滿了憂鬱，是憶念昔日自己熟習的窗子嗎？

何時我可以回到自己的鄉土去呢？雖或我的窗子，如許多人的窗子一樣，為烽火所祇去，但這是不相干的，不久將要重建起來，如我昔日曾經作過完美的期望一樣…… 二九、七、二八。

康 健

對於我們這些隻身在異鄉飄泊的旅人，康健是一種祝福。雖則我們貧窮得買不起一條面巾，沒有一雙完好的鞋，一件值得炫耀的外衣，在奇寒的天氣中，我們的臉頰忍受着烈風的摧括如忍受着惡劣力的掌。可是，我們不會因此而垂下我們的頭，反之我們的胸膛站得更挺直。如果生活必須有財富，則我們當以康健為財富吧。我們記性除痛苦，不必拿金錢去換取醫生的診視與醫藥。「平安是福」！貧困的兄弟呵！謹記我們民族這句金言。

果如蘇格拉底所說，成年人應努力善行，青年人應該受教育；則飢餓，寒冷，貧困與不幸對於我們是一種最好的教育。假如沒有它們，如何可以表示我們生命的堅忍呢？正如印度寓言裡的談話說：對於有力量的人們，過大的負擔算得什麼呢？對於不會疲乏的人，距離算得什麼呢？對於有學問的人，異鄉算得什麼呢？對於說話總是和善的人，那一個是陌生人呢……

貧困並不是一種罪惡的事，而罪惡往往在富裕中產生；如洗尼卡所說：財富裡的缺乏是最大的災禍。貧困的兄弟呵！在無暇人以佳肴奉飲來讚識他們的日子中，你們却把飢寒深埋在你們的工作裡，我於是以康健祝福你們。

生 命

浮沉在這以變的命海里，我未能免俗的說，我們是一顆渺小的粟，自從我們被孔道這個煩厭的世界，爲生之懊惱與紛擾，久欲檢獲生命的謎底了。這是人類思想中一個最駭的遊戲，遠未猜出結果的遊戲，曾經在一些古舊的典籍中，你請聽過無數生命的隱語嗎？他們都是禁癮在自縊早以頹的幽靈，睡在地球的搖籃上，比之一切動物，人是最唯一的最愛饒舌的夢話者。而絮聒不休地，如寓言里揆象的盲人一樣的人物，我們以崇敬的感情叫他做哲人。好像因爲他們的有在，我們便可泰然地安於生之混沌了。

尋求生命真諦的迫切者，他必靈魂必充滿許多奇詭的幻想，私無數廢問的符號；隨着敏感的觸角，而存在的將是一頂不幸的靈氣，爲痛苦緊箍的咒呪，推轉圓動着人生的磨心，把自己的腦肝作磨料，流瀉出而出的是明澈的善、惡、禍、福、的解說……

曾在一個流亡之夜，寄駐鄉村的逆旅中，我細聽過一夕母道的呻吟。細村這顆可憐的羅難的心，會怨對昔時貪愛片刻的歡愉嗎？而新生的卑嬰，也是帶着數聲啾哭投來這昏沈的宇宙的，是聽聞產鉗金屬的音响，彷彿是干戈的鏗伐聲，而驚憾於世界的艱難和殘忍嗎？

春 天

一切生命的讚美，人們都說春天。彷彿春人的愛情最甜蜜，春人的鳥唱最流暢，春人的白花最美麗……

【然而，甜蜜，流暢，美麗的峯頂是酸澀暗啞和醜惡的，猶如過度的酷愛容易生出憎恨來】。

如流徙在祖國的山野的人一樣，我們都是沒有春天的。這却是一絲，在於漫長的冬蟄里，光明的渴望不是更堆燦爛。對於歡樂底瑰麗的圖案，因為要生而走向崇高與尊貴，企求那一大萬眾都謔笑歡忻，我們不是無暇左顧右盼，宛着盲了目的人麼？

春天是一切，因為它是蘊蓄的寶山，不竭的源泉。不要小覷軟軟的忍耐地流着清澗的溪水，它將是盛夏風山洪。一切高貴的生命都如此。可憐憫的，人們以春天是享樂和歡宴，是盡情的發揮。於是，可讚美的，一天變得憔悴和可詛咒的了。

驕縱，無恥，荒靡，一切惡德之果，都在春天開花。對春的男女啊，如果要免結懊悔的果子，我以春天如是忠告你們：萎落的春花將是一個沒有芳香的藝彩的墳墓。

病 草

疾 病

會否在病中，你傾聽心臟的跳動，設想這生命的工廠猝然停止了工作，曾因此而恢復得顫慄嗎？而使你有安定和自信的生活中的友愛與信仰，更可寶貴的氾濫於你反省的腦海中，似乎是唯一可恃的力量以與那隻眼瞶之手抗衡，遂因以獲得撫慰地而甯靜了。於是，疾病是一種藥石，治愈你往昔對生命底自棄的戕害。

痛 苦

生是一種最痛苦的事業。你曾經因為世途的坎坷，不幸，失望與顛蹶，而感到苦楚樹下釋迦牟尼悟道的金言嗎？因此更使你了解生命的真義嗎？我們的願望與理想，莫不是為着解除一份痛苦而旺盛起來，不論它有效或徒然。在生存中我們能感到生之愉悅的，因為人生是痛苦的。沒有費進，我們如何曉得有甘草呢。讓我們說，我們是為痛苦而生活的。如果痛苦一旦完全捨我而去，痛苦離開了生命，便是死亡。但，我們如何不願竟死亡呵，更且希求永生。